

花蓮市「美崙」地區地名的形成與發展*

蘇祥慶

東華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 「因兩位匿名審查人費心之指正與建議，使本文能初具學術性文章之雛型，然因筆者之學識與歷練所限，文中許多過度武斷與具爭議性之觀點有待進一步探討，尚請繼續給予批評指教，謹此致謝」。

摘要



花蓮市「美崙」地區地名的形成與發展

花蓮市現行的行政區域體制中並不存在「美崙」一詞，然而在地人卻慣於以此名詞來稱呼今日該市美崙山以東，由「民字里」所組成的區域範圍，會造成如此奇特現象必有其歷史脈絡可尋；相對於漢人勢力與國家力量較早進入的西部地區，長期位於原住民活動領域中的「美崙」，地名自然多由原住民族語演變而來，這些地名歷經了不同族群的轉譯與沿用，在名詞含意上產生了新的見解，在空間範疇上也產生了一些轉移，而進入日治時期乃至於國民政府時代，現代化國家力量介入後所產生的措施，也在清廷勢力尚不及影響即被迫退出的「美崙」留下了許多在地人慣用的地方名，藉著探究這些舊地名的演變歷程與新地方名的形成原因，或許可在一地的發展歷史上，獲得不一樣的觀察角度與靈感。

關鍵詞：花蓮市、美崙、米崙、舊地名、地方名

壹、前言

臺灣許多地方皆擁有在地人所熟稔的舊地名，這些舊地名有些能藉著近似音的轉換而成為地方政府行政轄區的一部分（如台北市萬華區原為「艋舺」），有些雖已被新行政轄區名所取代，但在地人對舊地名的認同依然強烈（如花蓮縣瑞穗鄉的舊名「水尾」）；而對於漢人勢力移入較晚的東部地區而言，雖然擁有許多原住民的族社或活動領域，但在缺乏文字的記載與轉化下，常造成許多地方缺乏正式地名，或不同族社間對同一地名的空間認知差異，直至近代化國家體系的完全掌控後，完整的行政區劃才為原本充滿傳說與爭議的原野賦予了正式的名稱。

「美崙」一詞時常出現在花蓮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上美崙」、「下美崙」、「美崙坡」等名詞雖然不見於正式地圖中，但在地人對該名詞所指稱之地區或路段卻有共同的默契與相去不遠的認知，「美崙田徑場」、「美崙國中」、「美崙工業區」與各機構的「美崙分社」、「美崙分行」，更是被花蓮市民們視為自然而然、理所當然的存在，但弔詭的是「美崙」並不存在於今日花蓮市的行政轄區之中：今日花蓮市的「美崙」泛指美崙山及其東麓一帶的高地，包括民勤、民德、民樂、民立、民政、民意等里，¹一個不存在於現存行政體制中的名稱，如此稀鬆平常地出現在花蓮市民的生活中，應有其歷史的脈絡可追溯。²

本文嚐試從歷史的角度，將花蓮市「美崙」地區自清領、日治乃至於民國以來地名之形成與演變作出整理與介紹，企圖捕捉此地區部分地名出現年代順序、語意與指涉空間轉變的過程，並對來源稍具爭議之地名作出比較與探討，希望能對花蓮市「美崙」地區這個未出現在花蓮市

1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南投縣，臺灣文獻館，2005），頁28。

2 同樣的案例在花蓮市（縣）的其它地區如「荳蘭」、「十六股」等地方亦可看出端倪：今日由花蓮市經中華路往吉安鄉方向尚有一座「荳蘭橋」用以跨越吉安溪（或稱七腳川溪），而十六股一帶之門牌或巷道編號常見以「豐村」之名來編號。「荳蘭」原為阿美族社名，昭和12年（1937）依照相似音被改名為日式地名田浦（たうら，Taura），直至今日，雖依舊存在著以日式地名稱呼該區域的人們，但就筆者個人生活經歷而言，稱「荳蘭」者則佔大多數，該區今日隸屬於吉安鄉宜昌村與南昌村一帶；而以漢人為主的聚落十六股在同年（1937）亦被改名為「豐川」（とよかわ，Toyokawa），雖然戰後被改為「豐村」並沿用至今，但當地居民卻依然慣稱該地域為「十六股」，今日隸屬於花蓮市國強里。



行政轄區中的地名做出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並對目前既存之部分相關記載做出呼應或修正之參考。

洪敏麟將地名的由來歸納為「天、地、人、事、物」五類，³即以一地區之天氣特色（如恆春）、地勢或地形（如竹塹）、對當地有貢獻之人物（如曾文溪）、曾發生於此地之事件（如嘉義）與此地特有之標的物或特產（如石碑）來命名，而「美崙」一帶之地名於日治時期以前之記述，除少數史料外，多為無文字記載的原住民傳說；日治後乃至國民政府時期之地名，則是緊扣著地方發展而一一出現，故「美崙」之地名雖亦不脫「天、地、人、事、物」五種範疇，但就開發時間與地理尺度而言，此地區之地名發展要較漢人勢力較早移入的西部地區或花東縱谷中南段之聚落來得單純許多，以下茲將花蓮市「美崙」地區之相關地名依照出現之年代次序作出概略的簡介。

貳、由原住民族語所演變而來

清廷勢力進入後山以前，臺灣後山除零星的漢人私墾聚落外，多為原住民活動的廣大區域，位於花東縱谷北端的平原地帶則大部分屬於奇萊平埔族的活動範圍，⁴以鯉浪港（亦作「里浪港」，今美崙溪）為界可分為溪南的南勢七社與溪北的加禮宛，⁵故可以理解此一地區之地名多源自於阿美族、撒奇萊雅族⁶等原住民族用語的現象：

3 洪敏麟主講、歐陽光玲謄稿，〈彰化縣聚落的形成與舊地名沿革〉，《彰化藝文》第5期（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1999），頁47。

4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灣文獻叢刊第308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頁47。

5 羅大春謂南勢七社分別為巾老耶、飽干、薄薄、荳蘭、七腳川、里漏、厝厝等社（巾老耶與飽干社屬撒奇萊雅族）；加禮宛六社則指七結仔、瑤歌、加禮宛、武暖、竹仔林、談仔秉等，蓋因此六社中加禮宛社人口最多，故常以「加禮宛」作為該六社之總稱，詳細請參閱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灣文獻叢刊第308種，頁47；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150。

6 撒奇萊雅族（Sakizaya或Sakiraya）雖然被視為阿美族的一群，然而其歷史淵源與語言系統確與鄰近之南勢阿美差異甚大，清代撒奇萊雅族於奇萊平原上主要有六個部落，分別為Dagubuan（即巾老爺，今四維高中一帶）、Navaguwan（今舊火車站一帶）、Chibaugan（即飽干，今花蓮市德安一帶）、Damasaiidan（今花蓮市北濱街一帶）、Duabun（大笨，今華東一帶）與Balik（今美崙山花蓮高工一帶）；在加禮宛事件後，大部分族人因害怕清廷的迫害而向南分散進入各阿美族社，與之通婚、雜居，漸漸地為阿美族所同化，詳細請參閱潘繼道，《清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1年），頁38-39。

一、「美崙溪」、「北濱」

舊名「米浪港」、「里浪港」。⁷「鯉浪」、「米浪」為其源頭砂婆礫溪之舊名，原意已不可考，⁸該溪中下游切穿奇萊平原後沿美崙山西側向南入海，在流經美崙山西側十六股（今花蓮市國強里）的部分，漢人移民入墾以前為撒奇萊雅族巾老爺社（又稱竹窩宛、竹高滿或達固部灣）的勢力範圍，⁹該社族人以及在該地區活動的撒奇萊雅人稱該區為「巴仔灣」（Bazaiwan、Vadaiwan、Barizayawan），¹⁰但在美崙溪北側，分布於加禮宛（今日新城鄉一帶）的居民則稱此溪為「加禮港」，蓋因居住於當地的加禮宛諸社有漁獵之習，而此溪曾是其重要漁獲來源之故；¹¹近出海口一帶，阿美族與撒奇萊雅人則稱為「拔便」，後來以其音演變為「北濱」；¹²明治32年（1899）11月，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赴花蓮港街巡視，因鑒於花蓮港舊市街（今花蓮市南濱¹³近花蓮溪出海口一帶）易受海浪衝擊，遂有隔年（1900）將花蓮港市街向內遷移至鯉浪港（今花蓮市國威里、國治里一帶）另闢新市街

7 「港」字在清代為河道之意，唯「鯉浪港」除指今美崙溪本身以外，另一意則指美崙溪出海口，詳細請參閱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28、頁32、頁152。

8 砂婆礫溪之源頭位於今天花蓮市國福里西南部接近秀林鄉水源村之區域，阿美族與撒奇萊雅族稱之為「砂婆礫」（Savado，即河中大岩石多之意），漢人則依其發音稱為Syabiadu，或是石壁，詳細請參閱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57、頁361。

9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54-55。

10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57。

11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152。

12 據《噶瑪蘭廳志》所載，道光11年（1831）漳州人蔡某甲於奇萊所見之原住民族社有根耶耶（即巾老爺）、直腳宜（即七腳川）、豆難（即荳蘭）、薄薄、李劉（即里漏）、罷鞭六社，前五社屬南勢七社之範疇，而陳淑均所謂「不見於府志，或係近時遷改，原未可知」的「罷鞭」，應就是指活動於美崙溪近出海口一帶的撒奇萊雅族「拔便社」，而位於美崙溪出海口南側的花崗山則是該社的墳地；咸豐元年（1851）春，劍潭豪農黃阿鳳率2200名墾民乘帆船由美崙溪口溯溪抵十六股，當時美崙溪口就叫「拔便港」，詳細請參閱陳淑均原著、宜蘭縣文獻委員會編纂組編纂，《噶瑪蘭廳志》（宜蘭縣，宜蘭縣文獻委員會，1968），頁681；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31、頁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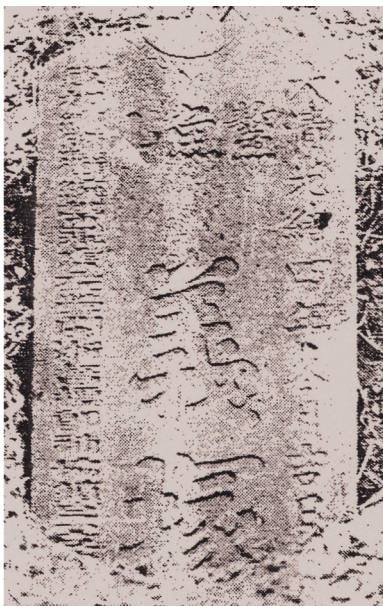
13 關於「南濱」、「北濱」兩地名之確切出現時間如今已不可考，在花蓮港築港之前，臺灣總督府曾指定米崙溪口至花蓮溪口間長約四公里之海濱為輪船寄泊地，此即今日之南、北兩濱，昭和7年（1932）由花蓮港廳警察文庫出版之《花蓮港蕃語集》中，在阿美族語地名篇的部分已經出現「南濱」、「北濱」兩地名，而對應之阿美族語分別為「タタロハヌ」（Tatarohanu）與「カラニ」（karani），然而如本文所說明，北濱一帶原為撒奇萊雅族「拔便」社之活動領域，不同種族間對地名之稱呼相異乃屬正常現象，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在昭和7年之前，「南濱」、「北濱」兩名詞已經為花蓮港廳官方所使用了，至於是否是由「拔便」轉為「北濱」，再順勢出現「南濱」以方便管理，則有待更詳細的文獻蒐集與田野調查，詳情請參閱張家菁，〈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臺北市，國立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1993），頁92；山崎林太郎，〈アミ族語ノ部〉，《花蓮港蕃語集》（花蓮港廳，花蓮港廳警察文庫，1932），頁70。



之議，¹⁴名曰「新港」以相對於原本位於海濱的「舊港」，可見當時之「鯉浪港」除指今美崙溪及其出海口一帶之外，尚包含今日花蓮市區之一部分。

二、「美崙山」

舊稱「鰲龜山」、「八利山」、「八螺山」、「鰲魚山」與「米崙山」。「鰲龜」、「八利」、「八螺」為阿美族與撒奇萊雅族「Balik」或「Palik」（加禮宛人則稱「Bazik」）之近似音，¹⁵意即鬼頭刀（一種常出現在臺灣東部海域的魚類名）；¹⁶「鰲魚山」則是光緒4年（1878）冬「加禮宛事件」¹⁷落幕後，清軍營官吳立貴葬陣亡營勇與罹難居民於美崙山北端西側並立碑紀念，題曰「鰲魚山義塚」，¹⁸日本人進入花蓮後因欲開發當地而將義塚遷至佐倉（今花蓮市國慶里一帶），遺留原處的石碑逐漸為荒草埋沒，直至民國44年（1955）才又為人所發現（照片1），這



照片1、鰲魚山義塚碑

上款為「大清光緒四年冬月吉日穀旦」，下款署名「欽加銜統帶飛虎左營閩浙督標即補協鎮吳立貴敬豎」

照片來源：花蓮縣文獻委員會，《花蓮文獻》第四期（花蓮縣，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55），頁2。

也是得知美崙山有「鰲魚山」一舊稱之始；¹⁹根據張家菁的田野調查結

14 花蓮港廳編，〈花蓮港街の起原〉，《花蓮港廳勢》昭和4年版（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

15 潘繼道，〈清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235。

16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46 - 47。

17 光緒4年（1878）3月至4月間，因與清軍的衝突，導致位於加禮宛庄（今日新城鄉嘉里村一帶）之噶瑪蘭族部落加禮宛社，聯合巴仔灣（今美崙溪）南岸的撒奇萊雅族部落中老耶社共同攻擊清兵於花蓮港一帶之防營，時任台灣鎮總兵之吳光亮調西部營勇鎮壓，同年9月8日亂平；後改加禮宛庄為佳洛庄、中老耶社為歸化社。

18 唯今日位於台東市西側之鯉魚山於清領時舊稱亦為「鰲魚山」，名稱由來則為該山形勢有如鰲魚出海面，四面空闊且與它山不相聯屬，兩山之地理形勢可說極為類似，至於吳立貴是否將美崙山錯當為鯉魚山則是耐人尋味的問題，詳細請參閱胡傳，〈臺東州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81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8。

19 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二十一〈名勝古蹟〉（花蓮市，花蓮縣政府，1975），頁65。

果，認為因漢人移民不斷移入所帶來的糧食需求，為了增加稻米產量，官民們便開始利用山麓旁之湧泉沼地（今花蓮縣政府旁）來進行耕種，以提供充足的糧食來源，「米崙山」一詞因此誕生。²⁰

三、「米崙」一詞由來的爭議

由以上兩點可以理解「米崙」一詞的由來，一說為居住於此的原住民針對山川的特徵或形勢之命名而演變而來（鯉浪港、巴仔灣、八螺山等）而來，另一說則為因漢人移民在此利用米崙山湧泉地增加稻米產量而來，此兩種說法何者方為正確已不得而知，但由夏獻綸於光緒4年（1878）所繪製的「全台前後山輿圖」（圖1）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崙山在清光緒年間已經稱作「米崙山」，而所謂的「里浪港」（鯉浪港）也已經開始被稱呼為「米崙港」；再觀察臺灣總督府於明治37年（1904）所調製的臺灣堡圖（圖2）可以發現當時米崙山（美崙山）東麓皆為荒地，並無農田的分布（農田皆分布於美崙溪以西的十六股一帶）。²¹因此我們可以推測：「米崙」一詞由原住民用語演化而來似乎較為合理，至於因利用湧泉地耕種、增加稻米產量而得此名之說，則可能為當地耆老們對美崙山東麓在日治以後至民國40年代縣政府設治於此之前的記憶，從而將恰巧與糧食作物有關的「米崙」兩字附會成其名稱的原本由來。²²

20 張家菁，〈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頁131。

21 明治37年（1904）之臺灣堡圖中，米崙山（今美崙山）西側有一名為「米崙庄」的聚落，與《花蓮縣志》卷二〈總記、疆域〉所記載，日治初期花蓮港廳所直轄之花蓮港街中的街庄名稱吻合，然而依照《續修花蓮縣志》卷二〈土地〉對同時期此聚落之記載卻為「米崙社」，此是否為筆誤有待商榷：自明鄭時代以來，漢人聚落多稱「街」、「庄」（莊），而原住民部落則多以「社」稱之（唯靠近漢人街庄或漢化較深之平埔族社亦有稱為「庄」者，田代安定更是將平埔族之聚落直接稱為「平埔熟蕃庄」；而在清代澎湖亦出現漢人聚落稱為「社」者之例外），仔細觀察臺灣堡圖即可發現，「庄」多鄰近或位於田地之中，而「社」除鄰近漢人街庄者有農田分布外，多為竹林、樹林或荒地分布；再觀察「米崙庄」之地理位置（圖二）則可以發現：其西隔美崙溪與十六股之聚落相望，附近多為荒地，並無農田分布；對照清代臺東直隸州「蓮鄉」之行政區中並無「米崙庄」或「米崙社」的存在，因此可以推測「米崙庄」此一「固定的」聚落至早應是在清領末期或日治初期（1904年以前）後方才出現的，至於究竟是以漢人為主而組成的「庄」，亦或是由撒奇萊雅族的「Bazaiwan」社（原位於今台灣電力公司配電所一帶）或「Balik」社（原位於花蓮高工一帶）所演變而來，則有待更進一步的探究，詳細請參閱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二〈總記、疆域〉〉（花蓮市，花蓮縣政府，1983），頁35 - 41；鍾利德主修，〈《續修花蓮縣志》卷二〈土地〉〉（花蓮市，花蓮縣政府，1995），頁39 - 45；伊能嘉矩原著、江慶林等譯，〈《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下卷〉（臺中市，臺灣文獻委員會，1991），頁215 - 216；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頁35 - 37，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152。

22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花蓮縣鄉土史料》〉（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44。



花蓮市「美崙」地區地名的形成與發展



圖1、清代「里浪港」(米崙)一帶之地名及其分布位置

圖片來源：夏獻綸審訂、余寵繪圖監刻，《全臺前後山輿圖》(台北市，南天書局，1997)。



地 然 天 及 地 耕			
	樹林		畑地
	竹林		田地
	苑地		茶畑
	草地		草地

圖2、左圖為日治初期米崙山東麓(紅圈處即為今縣政府一帶)之土地利用情形，²³右為臺灣堡圖之圖例。

圖片來源：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台北市，遠流出版社，1996)，明治37年(1904)調製。

²³ 依據花蓮市前國福里里長黃金文所言，美崙山東北麓今榮民之家一帶為過去撒奇萊雅族耕種的地方，稱「Bazik」；而對照堡圖的結果，確實可以發現美崙山東北麓有零星之耕地分布，詳情請參閱潘繼道，《清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251。

參、因日治時期設置的單位或設施得名

日人接收東部地區後，除將花蓮港街市區由原本濱海地區往內陸遷徙外，對新市街的規劃亦同時展開，²⁴當時位於新市街以北的米崙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為公共設施與軍事單位的所在；昭和2年（1927），臺灣總督開始著手花蓮港至蘇澳間臨海人行步道之改築工程，²⁵6年（1931）11月，花蓮港正式動工，²⁶在這兩個重大交通措施的影響下，為公路所經、港口所在，且擁有大片處女地的米崙山東部原野，其潛力自然為執政當局與日資財閥所關注，而成為新市街規畫、工廠甚至是娛樂場所的所在，²⁷在地人們對這些建設的記憶也造就了今日「美崙」許多地名的由來：

一、分屯大隊

日人進入東部之初，即以兩個步兵中隊進駐花蓮港，以便維持原住民居多的當地治安，明治39年（1906）威里事件發生後，以步兵第二聯隊第三大隊取代原本編制常駐於花蓮港街，²⁸明治41年（1908），佔地五萬坪、擁有專屬衛戍病院的專用營舍正式落成於米崙山南麓（照片2），²⁹分屯大隊即於此常駐至昭和20年（1945）。³⁰戰後此處由國民政府接管，曾為東部警備司令部所在，今日則為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區；此地因處美崙溪出海口、昔稱「拔便港」之所在，故日治時期此處又被當

24 花蓮港街首次之市區計畫公布於明治43年（1910）1月10日，詳見張家菁，〈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頁45。

25 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一〈大事記〉（花蓮市，花蓮縣政府，1974），頁56。

26 本年5月蘇花臨海道路（今蘇花公路前身）通車，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一〈大事記〉，頁60、頁61。

27 張家菁，〈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頁103。

28 明治39年（1906）年，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與負責採腦業務的賀田組組員等共25人，於花蓮港廳北西8公里的外太魯閣地區遭威里社社民殺害，時任臺灣第五任總督的佐久間左馬太在聽取賀田金三郎的事件善後報告，體認到原住民對日本統治之威脅後，除派遣步兵大隊常駐於花蓮港、仿效西部地區於山區增設隘勇線外，甚至動用了海軍南清艦隊「浪速」、「秋津州」兩艦於得其黎溪口（今立霧溪口）一帶對威里社、三棧地區帶進行砲擊，事件平定後為紀念大山支廳長而於昭和12年（1937）而將威里社一帶改名為「大山」（今新城鄉佳林村一帶），詳情請參閱山口政治，《東台灣開發史—花蓮港とタロコ》（東京，中日產經資訊，1999），頁76-83；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123。

29 張家菁，〈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頁75。

30 山口政治，《東台灣開發史—花蓮港とタロコ》，頁80。



花蓮市「美崙」地區地名的形成與發展

地居民慣稱為「陸軍港仔」一即指花蓮市自美崙溪南岸過中正橋至憲兵隊一帶（照片3），今日較年長者尚以該稱呼稱之；而中正路於此適逢通往美崙之上坡，日治時期稱為「陸軍崎」，「崎」字在河洛語或客家語中，均為斜坡、坡地之意，今日當地人則多稱此為「美崙坡」，³¹屬於花蓮市民生里之轄區。



照片2、日治時期之「陸軍港」一帶，圖中之橋樑即為「筑紫橋」（今中正橋），又名「陸軍橋」；後方即為分屯大隊所在。

照片來源：毛利之俊原著、陳阿昭主編，《東台灣展望》（臺北市，原民出版，2003）。



照片3、今日「陸軍港」一帶之概況：圖左為橫跨美崙溪之中正橋，中為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區，即昔日分屯大隊所在，右側則為中正路通往水源街（往左）或「美崙坡」（往右）之方向。

照片來源：蘇祥慶攝，2008年。

31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30。

關於「陸軍港」一名由來的另一說，則是光緒4年（1878）「加禮宛事件」落幕後，清廷為保障當地移墾漢人之安全，將大批軍隊駐紮於近美崙山麓的拔便港；³²此兩種說法各有其傳說與支持者，但均缺乏相關文獻之記載。根據撒奇萊雅族耆老李來旺先生之說法，美崙溪在日治時期被日本人稱為「軍隊川」（ぐんたいかわ，Guntaikawa），係因為在今明禮國小附近有駐防軍隊之緣故，³³而當時由花蓮港街通往「陸軍港」的筑紫橋（今中正橋）又被稱做「陸軍橋」，³⁴就「軍隊川」、「陸軍橋」、「陸軍港」乃至「陸軍崎」之名稱及其對應之地理位置間確實有相關性與連續性；又，清領時期之奇萊原野除十六股與舊港（今南濱）一帶有漢人移墾之聚落之外、美崙山東側向南至新港、舊新港一帶幾乎為原住民之活動區域，如果要就近保護移墾之漢人，應會選擇更靠近漢人街庄之地（如軍威、農兵兩庄即是光緒初年（1875）清兵屯駐的漢人聚落）³⁵，而非選擇一個距漢人聚落較遠，且易受南北兩面原住民襲擊的出海口做為紮營所在；最重要的一點則是：對照明治37年（1904）版的臺灣堡圖（圖3），可以發現當時的「拔便港」一帶並沒有聚落與水旱田分布，³⁶除非擁有高度的機動力與武裝來保持其與十六股、花蓮舊港間糧食與民生物資的補給不中斷，否則要在當時的「拔便港」紮營常駐，對於大部分由漢人所組成、以稻作雜糧為主食的清兵部隊而言，是相當嚴苛的挑戰，故本文對「陸軍港」一詞出現之時間，傾向選擇日治時期後方出現之說法。

32 林烜壁著，姚誠、張政勝編，《花蓮講古》，頁51。

33 潘繼道，《清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217。

34 林烜壁著，姚誠、張政勝編，《花蓮講古》，頁192。

35 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二〈總記、疆域〉，頁51。

36 圖中位於今日舊新港與新港一帶之聚落的出現時間，為明治33年（1900）市街地由南濱舊港向內陸遷之後，清領時並無具規模之漢人聚落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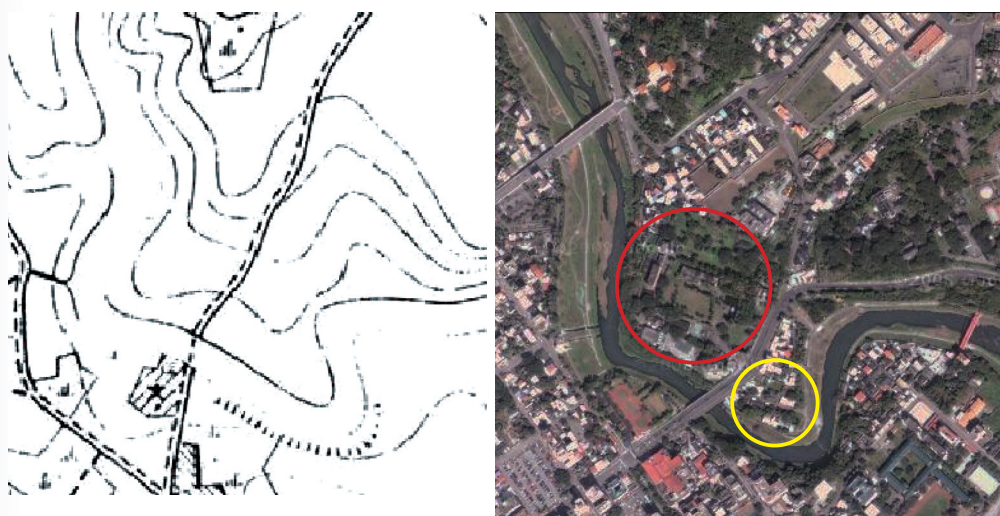


圖3、「陸軍港」一帶之今昔比較：左圖（臺灣堡圖）中標示「文」字者即為花蓮港公學校（今明禮國小）所在，當時美崙溪以北並無聚落或任何單位分佈；右圖紅圈所在為今日之憲兵隊，即過去分屯大隊隊址所在，黃圈則為縣定古蹟「將軍府」，日治時期為兵事部軍官宿舍。

圖片來源：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台北市，遠流出版社，1996），明治37年（1904）調製。

從圖3之衛星影像圖可以看到，隔著中正路與憲兵隊相望、突出於美崙溪畔的堆積坡（凸岸）地形上有房舍之分布，此即為縣定古蹟「將軍府」之所在。日治時期此地曾為花蓮地區兵事部軍官之宿舍，戰後一度歷經國軍各單位管理，而後久未人居、逐漸荒廢，目前損毀狀況嚴重，急待有關單位之修復與整理，至於「將軍府」一詞，則為戰後國民政府一名單姓將軍曾居住於此而得名，³⁷非日治時代之故有名詞；今日以「將軍府」來概稱「陸軍港」一帶之花蓮市民亦所在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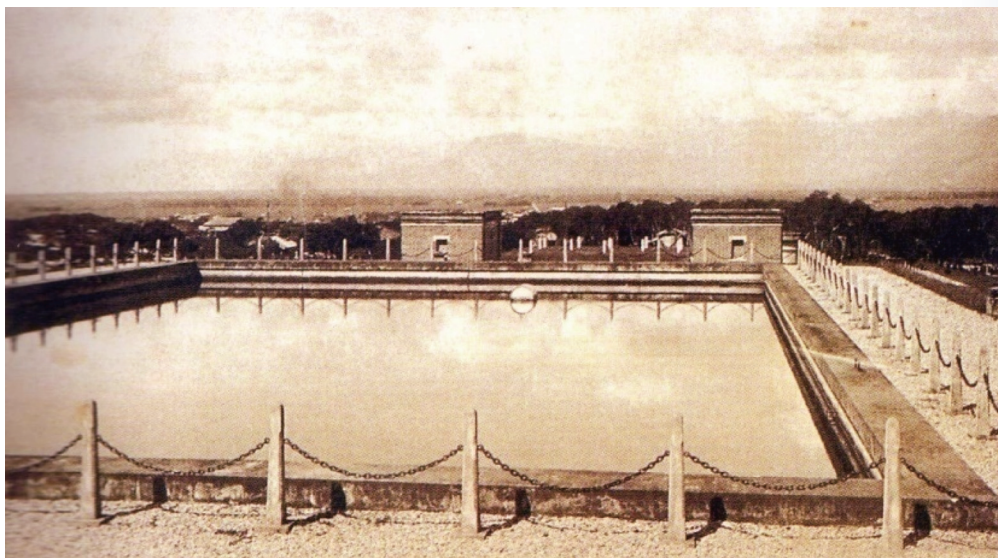
二、水道水源地

臺灣總督府於領臺之初，即開始著手為全島之主要都市進行上、下水道工程，以改進全島衛生並做為各都市市街改正之基礎，³⁸而明治33年（1900）將市街由南濱往內遷至新港街的花蓮港街自然也開始相關

37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九十四年度社區文化資產守護網計畫案：打開城市魅力的歷史窗口——花蓮陸軍港古蹟守護計畫成果報告書》（花蓮縣，花蓮縣文化局，2006），頁42。

38 張家菁，〈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頁53。

的規劃；大正6年（1917）11月，花蓮港水道開始動工，並於5年後的大正10年（1922）11月20日正式完工，隔年（1923）元旦正式供水給一般市民，水道水源來自當時花蓮港街西方約8公里的砂婆礑溪上游，沿著水管路（今建國路）由鐵管導引至位於美崙山東部的米崙水源地（照片4）進行淨水，³⁹而後隨著市街人口的增加與預期築港所帶來的用水需求，而有後續之擴建工程。⁴⁰



照片4、米崙水道水源地舊照。

照片來源：毛利之俊原著、陳阿昭主編，《東台灣展望》（臺北市，原民出版，2003）。

由於負責市街用水的儲存以及鄰近軍事用地，該區於日治時期本為禁建區，戰後卻變為陸軍花東防衛司令部（今日已改名為花東防衛指揮部）與眷村之所在（圖4），最近更出現許多透天式的新興建案；水道水源地今日已成為臺灣省自來水公司第九區管理處之所在，故多被在地

39 花蓮港廳編，《花蓮港廳勢》大正12年版（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頁28。

40 花蓮港廳編，《花蓮港廳要覽》昭和14年版（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頁37 - 38。



花蓮市「美崙」地區地名的形成與發展

人稱為「自來水公司」，⁴¹舊時之蓄水池大多已不再使用，但遺跡尚存（照片5），由自來水公司負責管理與保養，「水源街」一路之名亦因此設施而來；就在距雜草叢生的儲水池遺址不到兩百公尺處，即為當今花蓮市著名之「松園別館」。該地原為花蓮港廳兵事部辦公室，戰後幾經轉折，為花蓮縣政府編定為「歷史風貌專區」，經規畫整修後成為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典範，今日以「松園」稱呼水道水源地一帶者亦所在多有，同為遺跡卻有兩種不同之際遇，令人不勝唏噓。



圖4、水道水源地之今昔比較：左圖擷取自美軍於1945年為空襲所繪製之花蓮港街圖，可以看到當時米崙水源地多為管制區；右圖為水道水源地一帶之近況，圖中央並排之建築為即為花東防衛指揮部，四周之零星建物則為眷村。

圖片來源：Karenko, Formosa (Taiwan), Army Map Service (AMS), U. S. Army, Washington, D. C. Compiled in 1945.

41 昭和16年（1941）11月所完成之花蓮港水道擴建工程，水源雖仍引砂婆礫溪之溪水，唯淨水場則直接設置於砂婆礫溪上游，再輸送至位於米崙山（美崙山）之配水池進行分送作業，故今日花蓮市民所稱之「水源地」多指砂婆礫溪上游（秀林鄉水源村）一帶，而鳳林鎮、玉里鎮亦有「水源地」一名之存在，詳細請參閱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一〈大事記〉，頁76；林炬壁著，姚誠、張政勝編，《花蓮講古》，頁120；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72、頁128。



照片5、今日之水道水源地。

照片來源：蘇祥慶攝，2008年。

三、米崙高爾夫球場

《全臺前後山輿圖》（圖1）中，米崙山東側有一系列的低矮小土丘，位置大致在今日花蓮市府前路、北興街、東興三街與化道路所形成之區塊中，阿美族與撒奇萊雅族將此一帶稱為「Chikep」，意為「勇士失蹤的地方」⁴²；昭和3年（1928），時任花蓮港廳廳長的中田秀造、鐵道出張所所長小田、名紳梅野清太等人於此地合資興建高爾夫球場（照片6），以供其籌組之俱樂部使用，⁴³初僅9洞、占地15萬坪，⁴⁴至昭和10年（1935）時已擴增為18洞、占地20萬坪之規模，⁴⁵與淡水球場為當時全臺灣僅有的兩座高爾夫球場，當時僅有日本人與少數臺灣人才有使用這項休閒設施的機會，⁴⁶後阿美族與撒奇萊雅族即將高爾夫球場與其臨近地區稱為「球崙」，⁴⁷並為大眾延用至今，泛指今花蓮市民享里一帶，至於「球崙」一詞之意，則應是由高爾夫球場得名，而非由此地之地形特徵而來，至於原住民為何會使用漢人之命名方式來命名，則

42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23。

43 林炬壁著，姚誠、張政勝編，《花蓮講古》（花蓮市，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2000），頁185。

44 花蓮港廳編，《花蓮港廳勢》昭和4年版，頁7。

45 臺南新報社編輯，《臺灣大觀》，（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頁333。

46 張家菁，〈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頁57。

47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24。



不得而知。⁴⁸



照片6、日治時期之米崙高爾夫球場。

照片來源：毛利之俊原著、陳阿昭主編，《東台灣展望》（臺北市，原民出版，2003）。

二戰期間，高爾夫球場一度遭戰火波及，隨後因欠缺管理而淪為民眾濫墾亂牧的荒榛之地，民國52年（1963）始有高爾夫愛好者林千種召集同好成立「花蓮高爾夫俱樂部」，並開始整復既有之場地設施，經過有心人士的不斷努力與奔走，終於於民國76年（1987）恢復了原有之18洞之規模，⁴⁹今日不但是花蓮市民的休閒好去處外，美麗的景色更是全台高爾夫愛好者練習揮桿的首選。

肆、因戰後都市計畫與特殊時代背景而產生的地名

民國34年（1945）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除致力於各個既有地名、設施名的改名與去日本化外，伴隨著四、五〇年代的都市計畫、國共內戰之時代背景，與七〇年代之產業發展方針而產生了許多新的地方名：

48 日治時期，許多原住民對新出現的市街或場所開始以外人之觀念或語言來命名，除「球崙」外，當時阿美族稱今花蓮市六期重劃區（舊火車站）一帶為「ナバクワヌ」（Nabakuwanu）與「シンカンケ」（Shinkanke），「前者為撒奇萊雅族位於今日花蓮舊火車站一帶之部落名，為「煙草」之意」，後者「新港街」則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受到河洛語的影響，詳細請參閱潘繼道，《清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214；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33；山崎林太郎，〈アミ族語ノ部〉，《花蓮港蕃語集》，頁70。

49 本段參考高爾夫球場內「林千種博士倡建球場記」之紀念碑。

一、花蓮縣政府

民國40年（1951）10月22日，花蓮市發生五級大地震，在舊市區一片狼藉與政府欲開發米崙新市區的政策驅使下，⁵⁰花蓮縣政府於同年12月率先決定將官廨遷往米崙山東麓之原野，⁵¹期望藉由公家單位的率先移駐帶動米崙地區的發展。

米崙山東麓之原野於日治時期本為分屯大隊之練兵場（圖5），因與米崙山同屬軍事管制區，故在日治時期之都市計畫中甚少被提及，戰後隨著國民政府的接收，大片的原野隨即成為新都市計畫中公家單位與安置榮民、軍眷之首選；民國43年（1954），花蓮縣政府美崙新大樓正式啟用，隨後如縣議會、縣警局、地方法院等公部門的進駐，使美崙逐漸成為全縣行政中樞之所在，「府前路」、「府後路」亦因此而得名（照片7），今日花蓮市民慣以「縣政府」稱呼美崙山東麓，今屬花蓮市民勤里北部一帶之地區。

圖5 般一街港蓮花

一分五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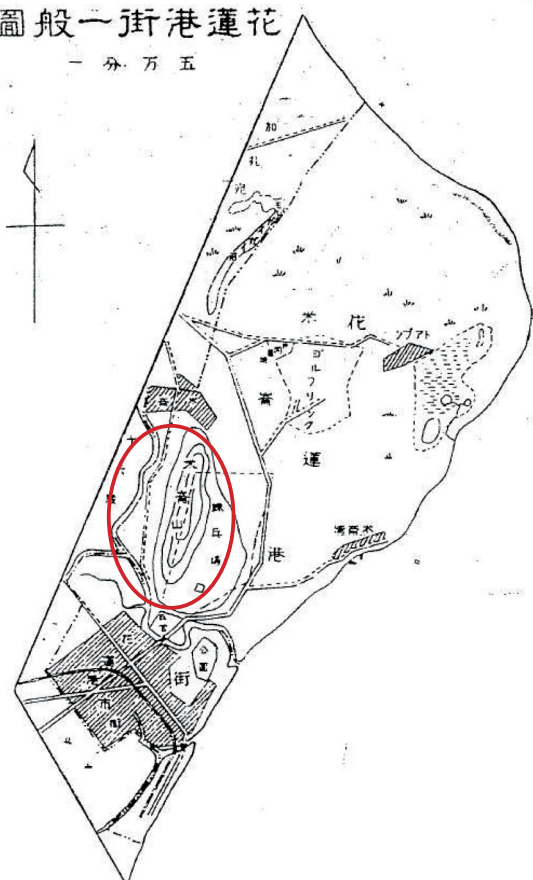


圖5、昭和6年米崙原野概況圖，當時米崙山以東為分屯大隊之練兵場（紅圈處）。

圖片來源：花蓮港廳，花蓮港廳管內圖，1931年調製；轉引自張家菁，〈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頁102。

50 張家菁，〈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頁118。

51 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一〈大事記〉，頁122。



照片7、今日坐落於府前路上之花蓮縣政府。

照片來源：蘇祥慶攝，2008年。

二、大陳一、二村

民國44年（1955）1月21日，中共人民解放軍攻陷國民政府位於浙江東部沿海之據點一江山島，26日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決議案」，在喪失一江山島此一屏障的考量下，建議國民政府棄守位於一江山島以南不遠的大陳島，⁵²同年二月起，大陳島之居民便在國軍與美國第七艦隊的護送下相繼來到了臺灣，並受國民政府安置於全島各地的眷村之中。

來到花蓮地區的大陳居民們一開始並沒有特定之居所，而是接受國民政府之安排，於壽豐、鳳林、光復、瑞穗、玉里、萬榮等鄉鎮之國民小學所改建成的招待所作為臨時的棲身處；⁵³民國45年（1956）2月18日，位於花蓮市民意里榮民之家⁵⁴旁的「復興一村」正式完工，並開始入住大陳居民，幾乎同時，在美崙山東北麓、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的正後方又興建了「復興二村」，同樣作為安置大陳渡臺居民之用途，此即今日之大陳一、二村；此兩村之間有一傳統市場與錯綜複雜的小徑可相通，今日花蓮市民多慣於將此地區以「大陳一村」（靠府前路側、榮民之家旁）、「大陳二村」（靠新興路側、花蓮看守所旁）直接稱之，在眾多眷村分布的美崙地區中擁有相當高之知名度，而兩村之間之的小徑並無正式的路名，而是以「民光」來做為道路或門牌之名稱與編號（照片8）。

52 姚誠主編，《從異鄉到家鄉：花蓮大陳聚落生活文化田野紀實》（花蓮市，花蓮縣文化局，2002），頁15。

53 姚誠主編，《從異鄉到家鄉：花蓮大陳聚落生活文化田野紀實》，頁15。

54 榮民之家完工於民國42年（1953）4月26日，參閱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一〈大事記〉，頁140。



照片8、大陳一、二村與「民光」：左上圖為大陳一村入口，攝於府前路；右上圖則為坐落於美崙山東北麓之大陳二村入口，攝於新興路；下圖則為通往兩村間之小徑地帶，俗稱「民光路」或「民光」。

照片來源：蘇祥慶攝，2008年。

三、美崙工業區

民國70年代，在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發展的方針下，為便利廠商工業用地之取得與創造優質的投資環境，政府遂決定在花蓮市美崙北部設立工業園區，民國65年底，耗資3億2千餘萬元的美崙工業區正式落成於今天花蓮市民心里一帶一大體以華西路、華德街、北興路、華東路、縣道193號所圍成的區塊中。⁵⁵

美崙工業區西隔華西路與花蓮機場相望，北面縣道193號向西可達七星潭海濱公園，向東越過華東路則為台泥花蓮廠、台肥花蓮廠所在之花蓮港區，向南則分別隔華德街、北興街與東華大學美崙校區與美崙高爾夫球場為鄰；「工業區中以石材業者為大宗，民國七十七年(1988)，為配合地方政府之都市發展政策，將原本位於市區之酒廠遷址於本工業區中，即今日之花蓮觀光酒廠，對外幹道華東、華西二路時常可見

55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25。

砂石車或拖板聯結車出沒，此區道路因工業區之設置多以「美工」命名。」。



伍、已消失與面臨消失危機的地名

雖然「美崙」之地名多為原住民之近似音，或人民對政府單位、設施的設置表達認同或接受而來，然而亦有已經消失或面臨消失危機的地名，這些地名雖為在地人所使用與接受，但卻因象徵物的消失或在地居民人數上的相對弱勢，使得這些地名處於即將被人們遺忘的窘境：

一、「大笨」（「大鼻」、「Duabun」、「Toapun」、「Towapun」、「Towpon」）

根據道光7年（1827）的〈蔡八等同立合約字〉所言：「山後奇萊上港，上至觸其黎、下至大鼻。地廣人稀，乏人墾闢、茲等招集山前眾股，津本開路，併招佃人墾此地」，⁵⁶張家菁依此判斷所謂「大鼻」指的是今天美崙以北之地，⁵⁷根據《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中對美崙北部，隸屬於今日花蓮市民心里、民孝里一帶的記載，確有一近似音地名「大笨」的存在，但指稱的卻是兩個不同的地方：一是指美崙東北岸，包含「四八高地」至「美崙鼻」的濱海高地，⁵⁸另一含意則是指過去一直存在於此地的部落名稱，⁵⁹因此廣義的「大笨」可能是包含前兩者的集合，「大笨」（Duabun）係阿美族與撒奇萊雅族之用語，原意已無法考證；⁶⁰由昭和10年（1935）所調製的花蓮港廳管內圖（圖7左）

56 吳翎君編纂，《續修花蓮縣志. 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花蓮市，花蓮縣文化局，2006），頁58。

57 唯駱香林則將「大鼻」解釋成今日之美崙，詳情請參閱張家菁，〈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頁16；吳翎君編纂，《續修花蓮縣志. 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頁58，註74。

58 此處因逢北面七星潭與東面花蓮港沿岸相交成為岬角，突出海面如人之鼻而稱之，二戰期間日軍曾在此構築防禦工事，因此高地標高48公尺，後遂稱「四八高地」而沿用至今，詳細請參閱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25。

59 潘繼道，《清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214、頁218、頁251；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29。

60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29。

可以得知，當時米崙（今美崙）北部有一名為「トアプン」（Toapun）的聚落，確實為「大笨」之近似音，再從《花蓮港蕃語集》中可以得知阿美族將美崙東北部之奇萊鼻（位於美崙鼻以北）稱做「トワプン」（Towapun），亦接近「大笨」的發音；⁶¹綜上所述，「大笨」、「大鼻」應為同一地域，即今日花蓮市東北部民孝里沿海，自四八高地奇萊鼻至美崙鼻一帶沿海，並向內延伸至與民心里交界處（華東路一帶）之高地。



圖6、「大笨」之今昔比較，圈示者即為大笨社之所在。

圖片來源：花蓮港廳管內圖，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35年印製。

戰後「大笨」一帶被改名為華東，然而依然存在著撒奇萊雅族的村落，位於華東路、東興路與臨港鐵路所圍成的範圍中（圖8右），根據筆者實地訪查的結果，得知當地自日治時代起即為撒奇萊雅族「大笨」社之所在，社址並無遷移，而鄰近此大笨社之較小零星聚落，則因日人築港與國民政府興建公園之需要而遷進該社或移居他地，該聚落雖然門牌以「華東」進行編



照片9、「大笨」社區住戶自製之信箱，信箱上之英文字母為「TOWPON」，即「大笨」之意。

照片來源：蘇祥慶攝，2008年。

61 山崎林太郎，〈アミ族語ノ部〉，《花蓮港蕃語集》，頁71。

號，然而自製之信箱可以看出居民對此聚落之認同所在（照片10）。

二、「七星潭」



花蓮市「美崙」地區地名的形成與發展

今日為大家所熟知的「七星潭」為新城鄉沿海向南至奇萊鼻一帶的海岸風景區與漁業村落，然而據夏獻綸「全臺前後山輿圖」（圖1）中所標示之「七星潭」位置，為美崙溪以北、球崙以西，散佈著各種大小湖泊的平原地區，即今天花蓮機場至美崙工業區一帶，平原東部過去為撒奇萊雅族之活動區域，該族稱此區為「基伐爾干」（Chivaungan），意指一種可與檳榔一同食用的草名，⁶²此即為今日之美崙工業區所在；平原西北一帶因接近噶瑪蘭族加禮宛六社之聚落，故日治時期又被稱為「加禮宛原野」，⁶³原野中遍佈的濕地沼澤使此區其成為牲畜的天然牧場（照片9）。昭和11年（1936）8月1日，日人為興建機場，遷原野居民於海濱之現址，並填平原野上之沼澤湖泊，⁶⁴今日於花蓮機場與東華大學美崙校區內尚可看到部分湖泊的遺跡（圖6），而被遷往海邊的居民，則是一直以「七星潭」之居民自稱，遂演變成今日泛指新城鄉沿海至奇萊鼻一帶之現狀；⁶⁵「七星潭」一名的用語可以確定為漢人所命名，然而確切之意義已不得而知，各種說法穿鑿附會、難辯真假，有待更確切的文獻說明與證實其意義。



照片10、1930年代之加禮宛原野，即今日之花蓮機場。

照片來源：花蓮縣立文化中心，《洄瀾憶往—花蓮開埠三百年紀念攝影特輯》，（花蓮市，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2）。

62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25。

63 阿美族即稱此區為「カリヤワヌ」（Cariyawanu），即「加禮宛」之意；至於原野中各個大大小小的湖泊與其湖泊之地帶，原住民應該都有其對應之名稱來概括其區域，如位於今天空軍機場中的「モーガイ沼」（Mogaigai沼）即為一例，「沼」一字應為日人所加，至於「モーガイガイ」一詞則應為原住民之用語，可能為原住民稱其一帶為「モーガイガイ」之故。詳情請參閱山崎林太郎，〈アミ族語ノ部〉，《花蓮港蕃語集》，頁71。

64 早在正式設立航空站以前，加禮宛原野即已被日人視為絕佳飛行場所之所在，詳見《花蓮港廳勢》昭和4年版，頁7。

65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教學資源中心，《七星潭海岸風景特定區資料庫》（花蓮縣，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教學資源研究中心，2000），頁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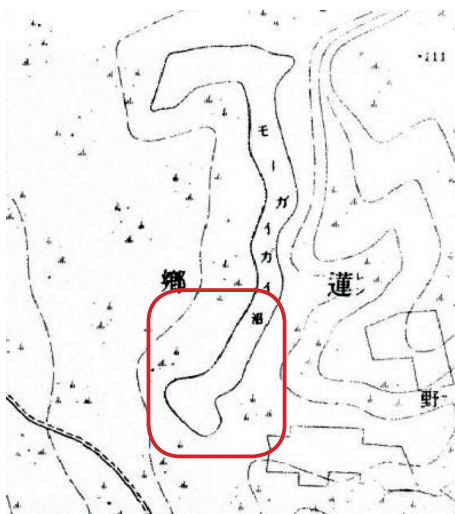


圖7、「七星潭」遺址：上圖左為日治初期位於加禮宛原野之「モ一ガイガイ沼」（Mogaigai沼）、上圖右為今日衛星影像大略之相對位置，可以發現仍有兩處湖泊遺留下來（如衛星影像圖中所圈示者）：一為位於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入口之「涵翠湖」（中圖）⁶⁶，另一則位於花蓮機場內（下圖）。

圖片來源：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堡圖》（台北市，遠流出版社，1996），明治37年（1904）調製。

照片來源：蘇祥慶攝，2008年。

66 日人曾於「モ一ガイガイ沼」從事養殖漁業，又根據民心里多位耆老口述，「涵翠湖」為當地居民俗稱之「菱角埤」所遺留，蓋因附近有種植菱角之故，至於「菱角埤」是否即為「モ一ガイガイ沼」，有待進一步的考證，詳細請參閱花蓮港廳編，《花蓮港廳勢》大正12年版，頁20；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教學資源中心，《七星潭海岸風景特定區資料庫》，頁213。

三、「鳥踏石村」



花蓮市「美崙」地區地名的形成與發展

日人築港以前的「米崙」雖然缺乏適合停靠漁船的港灣，然而黑潮所帶來的豐富漁場卻依然吸引了來自日本或本島的漁業移民至此定居，「米崙」出現漁業移民的確切時間已不可考，僅能從相關文獻中推得：早在大正11年（1922）建置漁船繫泊所（即「江口突堤」）之前，距美崙溪口以北不遠，當時被稱為「米崙灣」的沿海一帶已有來自琉球的漁業移民從事魚貝類的捕撈工作（見圖5），⁶⁷該漁業聚落因而被稱為「琉球部落」或「抓魚仔村」，⁶⁸除琉球人之外，尚有從宜蘭龜山島、壯圍、南方澳與高雄林園、臺東等地之漁民移居於此聚落，亦有噶瑪蘭族人與阿美族人在此生活；⁶⁹相傳來自宜蘭龜山島之移民在「米崙灣」之外海發現一塊突出於海面之礁石，因有海鳥聚集，因而將其命名為「鳥踏石」，後遂將該礁石作為此聚落之地標，「鳥踏石村」之名因此而來，該村為在地人所熟知的「江口突堤」建於大正11年（1922），為第五任花蓮港廳廳長江口良三郎為保障此處漁民聚落之泊船安全所建，為一突出海面之T形防波堤，戰後則改稱為「丁字堤」或「T字堤」（照片11）。



照片11 左為「江口突堤」；右為「江口氏紀念碑」（原位於臨港鐵路米崙站左側土地公廟邊）。

照片來源：毛利之俊原著、陳阿昭主編，《東台灣展望》（臺北市，原民出版，2003）。

67 花蓮港廳編，《花蓮港廳勢》大正12年版，頁19；張家菁，〈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頁103。

68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23。

69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鳥踏石—花蓮港鳥踏石仔漁村村史運動〉，《文化視窗》第14期（南投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基金會，1999），頁44 - 51。

民國78年（1989），為配合花蓮港第四期擴建計畫，⁷⁰戰後為國民政府編屬於花蓮市民樂里所管轄的「鳥踏石村」全數遷離，原址變為港埠公有地，「T字堤」亦伴隨著混凝土成為今日海埔新生地之一部分（圖7），數十年歷史的漁村從此消失於地圖中。



圖8、鳥踏石村一帶之今昔對照。

圖片來源：Karenko, Formosa (Taiwan), Army Map Service (AMS), U. S. Army, Washington, D. C. Compiled in 1945.

今日鳥踏石村一帶之舊址已被規劃為北濱公園與自行車步道，臨港一帶之海埔新生地為臺灣水泥公司之用地（照片12），於北濱公園內可看見重新豎立的「江口氏紀念碑」⁷¹與紀念舊臨港鐵道「米崙站」站址之木造涼亭（照片13），可以看見地方政府對歷史記憶的用心與付出，而不少老一輩的花蓮人則依然習慣稱呼此一地區為「鳥踏石仔」或「鳥踏石村」。

70 花蓮港第四期擴建計畫始自民國68年（1979）7月，完工於民國80年（1991）12月。

71 此碑於戰後一度遭到破壞與棄置，從今日重新豎立之石碑可以明顯看出其曾遭水泥塗抹之痕跡，紀念碑背面「米崙在住者一」的未完結語句可以得知此碑之下半部已受破壞且無法復原，詳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花蓮縣鄉土史料》，頁32。



照片12鳥踏石村舊址一帶之近況：靠內陸側為北濱公園與人行車步道，臨港側則為台灣水泥公司堆放砂石之用地。

照片來源：蘇祥慶攝，2008年。



照片13、左為今日重新豎立於北濱公園內之「江口紀念碑」，右為於「米崙站」舊址重建之紀念涼亭。

照片來源：蘇祥慶攝，2008年。

陸、結論：經歷時空轉變的「美崙」

數百年前的奇萊平原除零星漢人聚落外，均為原住民活動的天地，原住民常以自然特徵、物產或特殊事件對所屬部落的各個日常生活地域進行命名；清朝勢力進入奇萊平原後，除以漢字之近似音對原住民之既有地名進行轉換外，尚加入了「山、川、河、港、濱」等漢人之地理概念；⁷²甲午戰後日人統治臺灣，象徵近代化的國家體制與行政區劃也因

72 南勢阿美族與撒奇萊雅族對一地如非以「物」、「事」直稱，即是以「地方」的概念進行命名，地名末端凡以「wan」、「gan」、「an」發音者均為「地方」之意，如撒奇萊雅族語中Nanunanuman即是「有水的地方」，Kirakiraman為「有樹的地方」，Chikasowan指「木柴很多的地方」，Kasyusyuan則為一位居住於當地的老人喜吹口哨，發出「Syu—Syu」的聲音而稱之，詳見潘繼道，《清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213；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58、頁171。

此進入了後山，而有各大小行政區與現代化建設的產生；二次大戰後臺灣由國民政府所接收，除致力於各方面的去日本化外，不同的時代背景更是影響了政府對地方建設的選擇與命名的決策。

以下茲將花蓮市「美崙」地區之地名依出現年代、地名由來、今日所屬行政區域等項歸納整理成表格：

表一 花蓮市「美崙」地區地名一覽表

年 代 ⁷³	地 名	地名由來	今日所屬之行政區域	備 註
日治時期以前	米崙	原住民族語演變而來	花蓮市第一聯合里、民生里、國光里	1.戰後改為「美崙」 2.指涉空間已轉移
	拔便		花蓮市民權里	1.日治時期改為「北濱」 2.指涉空間已轉移
	大笨		花蓮市民孝里	今日稱為「華東」
	七星潭	漢人命名	花蓮市民心里、新城鄉嘉新村、嘉里村	指涉空間已轉移
日治時期	陸軍港仔	單位設置	花蓮市民生里	戰後延伸出「美崙坡」、「將軍府」等地名
	鳥踏石村	聚落名稱	花蓮市民樂里	象徵物已消失
	水道水源地	單位設置	花蓮市民勤里	1.戰後為自來水公司接管 2.鄰近為「松園」所在
	米崙高爾夫球場	單位設置	花蓮市民享里	原住民稱此一帶為「球崙」
國民政府時期迄今	縣政府	單位設置	花蓮市民勤里	
	大陳一二村		花蓮市民意里	兩村又稱「民光」
	美崙工業區		花蓮市民心里	

花蓮市「美崙」地區在現代化國家體系建立（日治時期）之前所產生的地名，通常指涉之空間範圍極為模糊，如「米崙」原意為砂婆礑溪舊名，而非今日位於花蓮市美崙溪以北、美崙山以東的「美崙」地區；「拔便」原為花崗山一帶原住民之社名，後被延伸引用為美崙溪出海口至花蓮溪出海口間的北部濱海地區；「大笨」為撒奇萊雅族社名，雖然指涉空間沒有改變，然而面臨族群人數與文化上的逐漸凋零，地名正面

73 此處所指涉之年代，為該地名見於文獻中或相關單位出現之最早可靠年代，僅供粗略分期參考。



臨消失的危機；「七星潭」為漢人依照自然環境特徵命名而來，但在日人興建機場而進行遷村的措施下，地名隨著在地居民向北轉移到了新城鄉沿海的新移居地。日治時期乃至於國民政府迄今，統治者執政方針的改變造就新單位、新聚落的產生，也直接或間接為「美崙」增添了许多深獲在地人認同的地方名。

「鯉浪」原為原住民稱呼砂婆礑溪之用語，後經漢人之轉化、使用而有「米崙」一詞的出現，並將其使用至聚落所在的沙婆礑溪中下游一帶與鄰近之「Balik」，因而有「米崙港」與「米崙山」的出現；大正9年（1920），「米崙」一詞出現於花蓮港廳下轄花蓮支廳之平野區的管轄範圍中，使這個本指奇萊平原近山一帶溪流之地名，越過了米崙山而成為花蓮港街北部新市街的行政區名，⁷⁴在蘇花臨海道路的完工與預期築港後之繁榮等因素的相繼影響下，鄰近舊市街、為臨海道路所經且為港埠腹地所在的「米崙」自然被重新劃分在花蓮港街的管轄範圍中，⁷⁵並以花蓮港街新市街的態式進行計劃與建設，昭和12年（1937）花蓮港廳街庄改制，「米崙」成為花蓮港街下轄之大字，⁷⁶種下了與花蓮港街，⁷⁷乃至於與戰後的花蓮市之間密不可分的淵源；民國34年（1945）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翌年花蓮港市改名為花蓮市，市轄區原有之五個大字亦被重新劃分為42個里，⁷⁸41年（1952）11月，花蓮縣政府改「米崙」為「美崙」；⁷⁹至今花蓮市已演變為45個里，依各里字頭可區分為「民字里」、「主字里」、「國字里」三類，為方便市政推行與服務市民，又將45個里組合成為六個聯合里，⁸⁰其中由民運、民樂、民享、民意、民心、民立、民德、民政、民勤、民孝等十里所組成之第一聯合里與民生里、國光里之部分即為今日「美崙」之範圍。雖然歷經了行政區重劃與改名，「美崙」一地名已不存在於現行花蓮市之行政區

74 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二〈總記、疆域〉，頁41。

75 張家菁，〈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頁101。

76 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二〈總記、疆域〉，頁44。

77 昭和15年（1940）花蓮港街升格為花蓮港市。

78 民國35（1946）年1月11日改郡為區，改市、街、庄為市、鎮、鄉，改區、部落為里、村並更改地名；1月19日改花蓮港市役所為花蓮市公所，詳閱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一〈大事記〉，頁85。

79 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一〈大事記〉，頁132。

80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頁21 - 22。

中，然而在地人對花蓮市「美崙」的範圍卻能清楚的掌握與描述，並時常使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各公私立機構與團體也時常以「美崙」作為單位或分社的名稱，可以想見在地人民對此一名稱的高度認同。

今日臺灣各地存在著各式各樣的舊地名與地方名，無論是受到延用、轉化或取代、廢棄，都代表著地方發展的歷史過程，或許藉由探討並釐清這種過程，可以為地方發展的歷史提供另一種觀察的角度。

參考書目



花蓮市「美崙」地區地名的形成與發展

- 山口政治，《東台灣開發史—花蓮港とタロコ》，東京，中日產經資訊，1999年。
- 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年。
- 伊能嘉矩原著、江慶林等譯，《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下卷，臺中市，臺灣文獻委員會，1991年。
- 吳翎君編纂，《續修花蓮縣志. 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歷史篇》，花蓮市，花蓮縣文化局，2006年。
- 花蓮港廳編，《花蓮港蕃語集》，花蓮港廳，花蓮港廳警察文庫，1932年。
- 花蓮港廳編，《花蓮港廳勢》（全），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年。
- 花蓮港廳編，《花蓮港廳要覽》（全），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年。
- 林炬璧著，姚誠、張政勝編，《花蓮講古》，花蓮市，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2000年。
-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81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洪敏麟主講、歐陽光玲謄稿，〈彰化縣聚落的形成與舊地名沿革〉，《彰化藝文》第5期，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1999年10月。
- 姚誠主編，《從異鄉到家鄉：花蓮大陳聚落生活文化田野紀實》，花蓮市，花蓮縣文化局，2002年。
- 陳淑均原著、宜蘭縣文獻委員會編纂組編纂，《噶瑪蘭廳志》，宜蘭縣，宜蘭縣文獻委員會，1968年。
- 張家菁，〈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臺北市，國立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教學資源中心，《七星潭海岸風景特定區資料庫》，花蓮縣，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教學資源研究中心，2000年。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九十四年度社區文化資產守護網計畫案：打開城市魅力的歷史窗口—花蓮陸軍港古蹟守護計畫成果報告書》，花蓮縣，花蓮縣文化局，2006年。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烏踏石—花蓮港烏踏石仔漁村村史運動〉，《文化視窗》第14期，南投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基金會，1999年11月。

臺南新報社編輯，《臺灣大觀》，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花蓮縣鄉土史料》，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

潘繼道，《清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1年。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總編輯，《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南投縣，臺灣文獻館，2005年。

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一〈大事記〉，花蓮市，花蓮縣政府，1974年。

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二十一〈名勝古蹟〉，花蓮市，花蓮縣政府，1975年。

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卷二〈總記、疆域〉，花蓮市，花蓮縣政府，1983年。

鍾利德主修，《續修花蓮縣志》卷二〈土地〉，花蓮市，花蓮縣政府，1995年。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灣文獻叢刊第308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



The formation and conversion of the toponyms in Meilun District of Hualien City

Su, Siang-Cing

Abstract

The article aims to narrate the formation and conversion of former or new toponyms in Meilun (The former Milun) District of Hualien City. Over the periods of indigenous tribes, Ching Dynasty, Empire of Japan and Republic of China,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geographical area of “Meilun” had changed today. Maybe it’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local history of east Taiwan.

Key word : Hualien City, Meilun, Milun, former toponym, place name.